

喬治·冷佐斯基著

王兆荃譯

世界局勢中之中東

上冊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喬治·冷佐斯基 著
王兆荃 譯

世界局勢中之中東

上冊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六月初版

版權
所有
必究

世界局勢中之中東

上冊

定價 二角八分 上冊定價新臺幣五十元正

原著者 George Lenczowski

譯述者 王 兆 荃

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印刷及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一三號

本書介紹

這本對中東政治作廣博精詳的研究的書，在其第一版與第二版時，已獲得廣大的讚賞，現在又經改寫，敘至最近為止。作者追溯其歷史背景，從鄂圖曼（Ottoman）帝國與波斯帝國開始，然後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十一個中東國家的政治勢力，作詳盡的敘述，並加上完全新的資料，以描述每一國家最近的事件。附錄中並加入新表，書目也已擴大。

本書第三版所涉及的事件，包括埃及之將蘇彝士運河收歸國有和蘇彝士戰爭，敘利亞與埃及之合併與其後敘利亞與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之破裂，黎巴嫩之內戰，伊拉克之革命，和土耳其之政變等。至於阿拉伯聯盟和英、俄、美在中東的政策與困難，也經作者擴大敘述。

作者對於國內政治發展和各國關係，均經加以分析，並在其闡述有關各國的原則，利益，和主義時，併入事實的與經驗的資料。在一個對政治問題易動感情的地區內，作者提出一個公平的看法，秉持學者超然的態度，但對於該區內各民族之熱望，並不缺乏同情的了解。

像門戶開放原則，威爾遜的民族自決主張，和杜魯門與艾森豪的理論等政策之說明，作者均就其應用到中東的觀點來與以檢討。像汎土耳其主義，汎伊斯蘭主義，汎阿拉伯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

等主要政治運動，也把它們當作意識形態和政策之具體的表現，來加以考查。以色列國之創立，蘇俄向伊朗之擴張與其對土耳其之威脅，巴格達公約，「可能的中立主義」（“Possible Neutralism”），和菲亞的團結，不過是許許多多問題當中的幾個問題，都是依據中東各民族的历史經驗，文化背景，和民族願望，來加以研究的。

喬治·冷佐斯基（George Lenczowski）是伯克里（Berkeley）加里福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和中東研究委員會的主席。他是一位資格很老的國際關係學者，曾在牛津，日內瓦，德黑蘭，和貝魯特（Beirut）各大學講學。他第一本關於中東政治的書，「俄國與西方在伊朗（一九一八—一九四八）」（Russia and the West in Iran, 1918-1948），頗負盛名，被認為是蘇俄對一個處在戰略要地的亞洲鄰國的行為之深入的分析。他還寫過「中東的石油與國家」（Oil and State in the Middle East），於一九六〇年由康乃爾大學書局出版，加上這本「世界局勢中之中東」（The Middle East in World Affairs），使他成為中東問題的權威。

第一版前言

由於在外交界及教育界所得的經驗，使作者深信對中東當代政治與外交作一番總括的研究之需要。本書的目的在以政治有關的事實與解釋提供給一般讀者，以適應這種需要。

本書的範圍是一九一四年到今天的中東，但首章則述鄂圖曼帝國與波斯帝國的外交史，特別是十九世紀中的外交史。對於阿拉伯人戰前的歷史，本書敘述甚少，但對近東問題則有所敘述，因為自政治科學者的立場說，近東問題的知識對於當前政治之了解是必要的。就地理上說，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時期中，所注意的在西北（巴爾幹與土耳其海峽），其後則移至南方與東方（非洲與亞洲）。當然也有例外。如在十九世紀中，由於拿破崙在埃及的冒險之影響，由於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的得勢，以及法英對黎巴嫩與埃及之干涉，使我們注意鄂圖曼帝國在非洲與亞洲的屬地。而最近土耳其與蘇俄關係之發展，提醒我們，舊日的近東問題在不同的外表下又在恢復了。

本書的結構大部分係源於作者的基本興趣在政治的發展。這一地區，在其大都被包括在鄂圖曼帝國內時，係作為一整體而研究之（第一篇）；在該帝國解體而化為若干代興的國家後，本書即分別研究各個國家（第二篇至第四篇）。在最後一篇名為「戰時與平時的諸問題」（第五篇）中，我們就討論超越各個國

家的範圍之諸問題。在這一篇內，我們特別着重列國對於整個中東的政策。

本書所用資料，包括原始的與轉手的兩種：時代愈早，則依據研究成果之作品愈多。作者對於研究中東各個國家之各種專論及其他著作，徵引甚多，應予申明。至於晚近各種發展，則需要原始的資料較切，如回憶錄，直接報告，條約，及其他官方文書。所有這些資料之利用，都以作者留居中東八年期間所作個人觀察為背景。

關於中東名稱之音譯，均照各種著名英文日報與期刊所習用者，「紐約時報」，倫敦「時報」，及「經濟人」等報所用辦法，大抵均與採用。這種辦法雖不完全一貫，但至少有一優點，即為大眾所熟習者。

作者應感謝在其起稿期中給予助力的各位人士。前漢密頓（Hamilton）學院現員魯特美國大學的圖書館主任外爾德（David T. Wilder）先生，及漢密頓圖書館員奎肯布西（D.M. Quackenbush）小姐與布朗寧（Robert M. Browning）太太，曾助作者藉「各圖書館互借辦法」獲得資料；漢密頓圖書館參考部主任格夫尼（Helen Gaffney）小姐，曾給予許多對其本人毫無好處的役務；漢密頓學院四年級同學（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克利（Donald C. Curry）及希華茲（William J. Schwarz）兩君，曾擔當某些技術工作，使作者得以研究與寫作；紐約克林頓的波德默（Harold Bodmer）太太，曾將原稿打字；漢密頓地質學助理教授奧克斯列（Philip Oxley）先生，曾為繪製地圖。又作者的妻子，在研究方面曾給予幫助，獲益甚大，作者亦應表示其熱誠的感謝。

George Iencowski

一九五二年三月於加州之伯克里

第三版前言

本書第一版問世後十年內，中東變亂甚劇，為以前所未有。由於事變過多，而且迅速地接續而起，因之社會方面需要一書與以報導。本書第二版即係應此需要而於一九五六年印行，今所出版者則其第三版也。中東的政治與國際關係，使研究者遭遇甚多困難，為研究西方社會者所不多見。這一區域內的統計，是不完備的，而且往往不可靠。民意測驗之事更不存在。報紙甚少反映作者的自由意見。還有一種困難，係基於一項事實，即這是對於最近或目前的各種發展之研究，因之許多政府文書仍舊保密，非外界所得查閱。而且研究者尚須剋服一項障礙，即與其所研究之現象過於接近，不似史學者之能與其研究對象保持一段安全的距離。

但對於目前中東之錯綜複雜的政治過程，我們需要了解甚急，不能因有上述各種困難而束手不為。我們也須整理經驗的資料，使之相當具有條理，並加以分析；遇有難關，必須奮力打破。

中東各國的政治過程，大都在其特殊狀況下進行，與開放的民主社會的狀況大異其趣。事實上，該地的政治，往往為一種半陰謀式的性質。情形既然如此，我們如僅研究發表的文件及其他可以公開獲得的資料，是不夠的，還需對於人物及其環境有親身的了解，以為補充。本書作者在一九五二至一九六二的十年

中，幸有機會得以常往中東，因之與該地的人民建立了私人的關係，而且與各種政治領袖，自國家元首至合法的與非法的反對團體中人，與各部落首領，地主，宗教的，商業的，及勞工的領袖，以及與各知識份子，包括正式在各大學任教及獨立從事寫作與辦報的人們，都維持着相互的接觸。作者也沒有忽略所謂「一般人」，而且儘量掃除溝通與接觸的障礙，設法了解被治者的看法，而不僅以了解治者的看法為滿足。正式的訪問與非正式的討論，常交錯為之，而非正式的討論有時成為辯論，對自由民主制度與改良派的專權制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中立主義與軍事同盟，及風靡和困擾我們這一代的人的其他各種問題，都一一辯論其優劣。這些私人間意見之交換，非常寶貴，不僅因為它們可以補充公開資料的缺漏，而且，更重要的，乃是因為它們探入某些人類的與政治的情況之深處。

這樣從事的研究，似乎更證明了一項理論，即：個人的及團體的行為，不能太過簡化，無法把它們一律歸之於一個單一的，甚至主要的原因。尤其是，正統的（及馬克思派的）「經濟人」的意象，似因有許多行為的例子，不論我們如何想像，都拉不上經濟的原因，因而把這種意象與以有力的推翻。經濟誠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為任何謹嚴的研究人類社會的學者所不能忽視，而且中東許多政治行動確以貪婪為其主要動機，但其他動機亦往往與這一因素力量相等，甚至尤有過之。這一地區的政治過程，和所有其他地區一樣，都是由各種社會的力量，人物的個性，和歷史的偶然混合而成。取消這些重要部門的任何一項，都會有歪曲真象的危險。

中東處在革命性的變遷狀態之中，在它的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構造，和國際關係中，都可以看得出來。在歐洲和一般西方需要幾百年才能完成的過程，在中東均擠在簡短的時期中，因之其過程之劇烈與緊

張，爲人類歷史上所不經見。這一地區正在經過一個由傳統主義到現代主義的一種轉變，這種轉變有時是有意識的，有計劃的，但往往是半意識的和拿不定主意的，更多的是，儘管遭遇過堅強反對變革的風氣，而仍舊發生的。本書基本目的之一，就在對於有些變革，特別是在政治和國際關係方面，闡明其理由與原因。

中東儘管正在變革之中，而其社會狀況頗有進步與改良，不易表明於世，因之世人對之多存懷疑與諷誚。有些人喜歡引用法國一句老諺語：「改革愈多，事物愈是老樣。」（*Plus ça change plus c'est la même chose*）他們甚至對於當代政治的研究之有用性，亦與駁斥。有些人沉溺於古典的研究，其對伊斯蘭教的東方之意象，係基於較古老的過去，可能在當代政治的記載中，看不出他們真正伊斯蘭（*Muslim*）的典型，因之可能以爲這些記載之中有不真實或虛構的地方。懷疑派會說，在中東的每一政治局勢之中，祇有兩種團體有力量，即當權的和失勢的，而這事實的明瞭，乃是了解這一地區的政治之唯一鎖鑰。

作者認爲，承認這種反對理由，等於放棄對於全部真象之探討。誠然，人性中有某些基本特點，似乎不受時空因素的影響。但這些特點的存在，並不排除別種特點之積聚，而這種特點則因歷史情形，環境，或遺傳，而表現其種類萬殊。中東政治和別處的政治一樣，都是繞着一點而旋轉，那就是有力量的人即是有權力的人。這完全是事實。但這大概是唯一的共同點。在一個家長式的部落社會如沙地阿拉伯中，其得權與握權的過程，和半西化的黎巴嫩，或像敘利亞那樣國家，其都市中的知識分子均爲各種互相衝突的意識理論（阿拉伯主義，敘利亞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所吸引者，所遵循之途徑，有所不同。

由於改革過程的縮短，中東政治和國際關係的特色爲經常訴之於暴力，而且往往看起來茫無頭緒和互

相矛盾。作者必須將重要的事實和行動，和不重要的分開，尋出它們的因果關聯，發現主要的趨向和問題，這些都是不容易處理的事。作者的意向乃是想提供一個指路牌，並從混亂中抽出一個模式，使得本書出版後所會發生的事件，儘管表面上看來古怪，仍舊可以配合那個模式。

內人和作者有同樣的興趣，她在作者遊歷中東和歐洲期中，給了作者智識的激勵，友好的批評，和固定的陪伴，這都是作者所熱烈銘感的。

George Ienczowski

一九六二年三月於加州之伯克里

代序

——最近的中東局勢

前言

本書未能述及最近中東局勢，因為補述如次：

中東的局勢最近愈益緊張。自本年（民國五十八年）八月廿一日那僅次於麥加及麥地那的回教聖寺——阿克沙寺（Al Aqsa）被一場大火連續焚燒了三小時以後，阿拉伯各國甚為憤怒，一致將失火的責任歸諸以色列，遂於次夜要求聯合國立即進行公平的調查，阿拉伯聯盟秘書處亦立即於八月廿六日自動召集十四個阿拉伯國家於開羅舉行外長會議。會中除一致聲討以色列，決以武力重返聖地外，並決定召開全球回教國家高階層會議討論該寺被焚問題，同時決議於十一月第一個禮拜在開羅召開阿拉伯國家聯合防務會議，對如何動員阿拉伯國家的軍力及改進巴勒斯坦游擊運動效能計劃詳加研究；其後埃及總統納瑟、約旦國王胡笙、敘利亞總理塔拉西及伊拉克總統阿巴克，又於開羅舉行高階層戰略會議，同意動員阿拉伯國家的

一切力量，加緊準備對以色列作戰；九月廿二日，來自全世界廿五個回教國家的國王、總統、總理終於在摩洛哥京城拉巴特（Rabat）召開一千四百年來回教歷史中第一次的高階層會議。這一連串會議的舉行，使僵持了兩年餘的以阿中東局面，更形緊張，大規模的戰爭似將一觸即發。如今距離預定召開阿拉伯各國聯合防務會議的日期日益迫近，這次會議究竟將發生什麼後果，已引起所有關心國際事務人士的重視。

除了上述一連串會議的舉行外，以阿雙方的各項攻擊行動，更增添了戰爭的陰雲慘霧。八月廿九日，一架環球公司的波音七〇七飛機自羅馬飛雅典的途中，竟被兩名阿拉伯游擊隊使用手榴彈加以劫持。該機於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降落後，機上乘客一百零一人，機員十二人，除六名以色列人外，其餘乘客立被釋放。消息傳出後，各方震驚，美國及以色列立提強硬抗議，而敘利亞僅允釋放四名婦女，而留二名以色列男乘客作人質，以之交換二名飛行員俘虜。以色列對此要求斷然拒絕，總理梅爾夫人並警告敘利亞當局務必小心處理。美國國務卿羅吉斯則指斥此舉為國際海盜行為，對敘利亞政府嚴加指責，局勢至為緊張。九月九日黎明前，以色列兩棲部隊越過蘇伊士運河後，將沿河唯一公路全部破壞，並摧毀埃及山姆式飛彈基地一處，雷達站兩處，擊斃埃及一百五十八名，逗留埃境十四小時後始返基地。其後三天內，以色列噴射機又曾兩度回到該地區，襲擊各項軍事目標，終於引致埃及的反擊，出動噴射戰鬥機群約六、七架，攻擊西奈半島的軍事設備。這一軍事上的互相攻擊行動，使和平解決中東危機的希望，幾已消失殆盡，而且十月三日晚，埃及兩棲部隊還橫渡蘇彝士運河對以色列「最堅強的一個據點」，發動了自一九六七年中東戰爭以來一次最大規模的兩棲襲擊。事後雙方互誇戰功，各不相讓。儘管十月六日，縱火焚燬阿克沙寺的嫌犯澳洲人威廉·羅漢在極端森嚴的戒備下接受審判，以色列當局竭力搜尋證據，以求判決羅漢有罪，而使

以色列得以消除因阿克沙寺被焚所引起的整個回教世界及以色列情緒；儘管十月十日晚以國防部長戴揚表示，縱然需要三百年的時間，以色列也要設法求得與阿拉伯國家間的和平；儘管十月十一日梅爾夫人公開表示以色列願意參加「羅德島式」的會商，以便與阿拉伯代表們討論中東和平問題；但是埃及對此問題則採取了未曾有的強硬立場，拒絕與以色列直接或間接談判；而且十月十五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設於貝魯特的總部忽遭發自其對面公寓大樓的俄製火箭的嚴重破壞，該總部負責人於事件發生後，立刻又將此事歸罪於以色列的間諜，預料必將引起各游擊組織的報復及以色列的反報復行動，結果如何誠令有心人士憂急不已。

以阿紛爭已歷有年所，自以色列一九四八年獨立以來，經歷三次以阿全面戰爭，其他零星衝突次數繁多不勝枚舉，引起全世界廣泛的注意。復由前述各情可知，以阿衝突危機日亟，這些衝突是否會引發第四次以阿戰爭，抑或因美俄之介入而演成世界大戰？又以阿糾紛的關鍵為何？所需先行解決的問題為何？本文將對之略加分析，以明究竟。

以色列佔領阿拉伯各國土地問題

一九六七年六月的以阿戰爭中，以色列以寡敵眾，在短短的八十五小時內就瓦解了阿拉伯各國的聯軍攻擊，而且還佔領了大於其本土三倍的土地不肯交還。茲將這些新佔領的土地分別敘述如下：

「哥蘭高地（Golan Highlands）：位於以色列之北，原屬敘利亞，居高臨下，為敘利亞攻擊以色列之最佳據點。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上午九時以阿戰爭爆發後，敘利亞即於該日上午十一時自此地轟擊以色列。

列軍，以色列部隊則等至夜幕低垂時開始突擊，以閃電戰術佔領此一軍路要地。以色列據此與敘利亞對峙，並使其北疆得一天然屏障，防守較易。在此高地中尚有一巴尼雅絲河（Betzah R.），乃約旦河三大水源之一，以色列於未據此地之前，即積極進行導引約旦河水以灌溉其沙漠地區的大計劃。敘利亞及阿拉伯各國爲圖阻擾以色列計劃的完成，曾對以國計劃屢加破壞，雙方爲此而引發之大小衝突竟達千餘次，敘利亞且曾揚言將截斷巴尼雅絲河，冀圖予以以色列以致命的打擊。中東地區河水稀少，約旦河水素有金液之稱，以色列既已控制這一具有戰略及經濟價值的地區，自然不願輕易撤出。

三、約旦河以西地區：此一地區原屬約旦，約二十二、五方哩，因以色列本爲一狹長地形，其最寬部份是在比爾西巴（Beersheba）以南，僅爲七十哩左右，約旦河以西若屬約旦，則在地形上彷彿一隻大拳，深入以色列的心臟地區，使以色列在約旦與地中海之間的部份，僅有八哩的寬度，一旦戰爭爆發，以色列有被切爲兩段的危險。同時這種地形使以色列位在地中海沿岸幾個主要城市，都暴露於敵人的攻擊之下。如海法（Haifa）及台拉維夫（Tel-Aviv）兩城，竟聚居了以色列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工業設備竟佔全以色列百分之八十，但前者距約旦僅廿五哩，後者僅十二哩。除了上述戰略上的重要性外，約旦河以西地區且爲小麥、冬季蔬菜及奶製品的產地，均極切合以色列的迫切需要。

尤堪吾人重視的，則爲這一區域包括了回教、猶太教、基督教의 共同聖地——耶路撒冷，無論回教、猶太教或基督教，皆對這一歷史名城，懷抱着深沉的戀慕之情。自一九四九年以阿戰爭後，此名城即劃分爲東西兩部，西部新城劃歸以色列，東部老城劃歸約旦，以交界處之曼帶邦門爲交通孔道，雙方嚴格管制出入。這種分治情形以阿雙方皆表不滿，時思佔據全部耶路撒冷，因而衝突時起。此次以色列既得如願以

價，自不願放棄此一重要地區，何況此地的觀光收入每年可賺取外匯三千二百萬美元，更屬利之所在。

三、加薩走廊（Gaza Strip）地區：原屬埃及，佔地僅百餘方哩，但却為極重要的戰略地區，故一九六七年以阿戰爭爆發時，以色列裝甲部隊立刻自尼格夫（Negev）地區佔領迦薩走廊，然後由此分兵三路向蘇伊士運河平行推進，不數日即佔領西奈沙漠，兵臨魯馬尼（Rumani）及蘇伊士運河重鎮伊斯邁利亞（Ismailia）及蘇彝士城。如此戰略重地，以色列自不能撤守。

四、塞奈半島（Sinai Peninsula）：原屬埃及，佔地最廣，於地理上東臨阿卡巴灣，西瀕蘇彝士灣，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以色列既攻佔此區，使以軍得以控制阿卡巴灣。吾人皆知，一九六七年以阿戰爭爆發的導火線，在納瑟貿然宣佈封鎖阿卡巴灣，欲制以色列的死命。因為位於該灣的艾拉特（Ailat）是以色列經紅海對亞洲和東非洲惟一的貿易港，以色列每年進口的三百萬噸近東石油，百分之九十均需經過此地；而溝通紅海與地中海的蘇彝士運河區，在交通上及戰略上的重要性，更不待言。以色列既已再度佔有此一重要地區，自不會輕易撤退。

除此以外，這一廣大地區由於石油的發掘，使其經濟價值大為提高，其產油量為全埃及的五分之四，每日出產量為十五萬零二百桶，以色列本土所產石油只達其需要量的百分之七，每年為此付出外匯甚多，現既佔此重要油產區，自不肯輕易放棄。

上述四處新佔土地，其總面積約為二萬六千方哩，連同以色列原有的七千九百八十四方哩，共約三萬四千方哩。就地理上的自然疆界而論，自較原有者遠為完整而安全。尤堪吾人重視的，是這些新土地併入後，非但沒有增加以色列與其敵國的疆界線，反而使其與敵國的疆界大為減少。如過去以屬尼格夫沙漠與

埃屬西奈半島之間，交界線長達一六〇哩，現在隔蘇彝士運河與埃及相對僅長一〇七哩；過去約旦河西伸入以色列部份兩國間的疆界長達一八〇哩，現在隔約旦河與約旦相對，長僅六十哩；所以以色列雖增加了三倍的疆土，但在防守上反較以前爲易，這也是以色列佔領上述四處土地堅不撤退的主因。

最後，我們願意從以阿戰爭的歷史教訓上來分析以色列拒不撤退的原因。按一九五八年第二次以阿戰爭發生後，以色列也會在一百小時內擊潰阿拉伯各國，攻佔塞奈半島等處，但當時以色列並未提出任何領土要求。當聯合國和平部隊到達中東後，以色列即依規定自佔領區撤退。從那時起，幾個重要的戰略地區便由聯合國軍駐紮，如控制阿卡巴灣狄倫海峽(Straits of El-Lith)的狄倫島，及夏姆艾錫克(Sharm el Sheikh)等是。自一九五六年迄一九六七年十一年間，以阿未發生全面衝突的原因在此。但一九六七年五月聯合國秘書長宇譚未得聯合國之允許授權，貿然應埃及納瑟之請，撤離其中駐軍，終於導致納瑟封鎖阿卡巴灣引發以阿衝突之一連串事件，宇譚這一片措置，使以色列對聯合國的處理缺乏信心，爲求自保，故一再拒絕聯合國的干預。

情勢發展至今，以色列對上述四處的領土要求並未放鬆，而利於以色列者乃不利於阿拉伯國家。是以阿拉伯各國亦已屢次聲言將以武力奪回失土，雙方既然互不相讓，則衝突之契機自然一日比一日更爲接近。以色列既必欲佔據上述各項土地，自需提出充分的理由，以期令人滿意。以故兩年餘以來，以色列的努力皆集中於此，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二日六日戰爭甫告結束，以色列總理艾希柯(Aharon)告以色列國會說：

「讓我們告訴全世界人士，請勿存幻想，以色列將不會回到一週前所存的情勢，我們有權確定什麼是